

□许志杰

齐鲁大学1930—1931学年的上学期在忙碌中很快过去,老舍乘坐津浦铁路客运列车回到北平。“大家都要休息一下”,如同他在《齐大月刊》第一卷第四期写的“编辑部的一两句”话,老舍也趁假期回到北平的家中。

在齐鲁大学的半年,老舍很充实,很满意,让他想不到的是,回到家中,竟有美好的姻缘等着他。1899年出生的老舍,过了1931年春节就已32周岁,按照老人的说法虚岁已经33岁了。这在当时那可是数得着的大龄未婚青年,毕竟,老舍顶着很多光环,师范毕业后在英国教了七年书,现在又是大学教授,名气不小的作家。十年前,母亲给定的亲被他退了,在英国时哥哥又给介绍一位也被拒绝。家人烦了,这回轮到朋友同学上阵,为了加强说客的力量,罗常培、白涤洲、董鲁安集体组团找到老舍,隆重推出了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胡絮青。胡絮青的二哥与罗常培、董鲁安是同学。经过三人精心设计,老舍与胡絮青被巧妙地安排在白涤洲家见了面。

为了增加老舍与胡絮青在一起的机会,三位轮流请客,慢慢加深了之间的了解和友情。寒假结束,老舍回到济南,不断给胡絮青写信,以幽默真诚的语言打动胡絮青的心。

据胡絮青回忆:“1930年的寒假,他回到北京。罗莘田请我和老舍在家里吃了一顿饭,接着白涤洲先生和董鲁安先生也单请我和他去吃饭。这几顿饭当然都是主人有意安排的,我和他这两个客人心里也明白,吃过这几顿饭,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。他说,咱们不能老靠吃人家的饭见面,你我都有笔,咱们在信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,他先说了心里的话。回济南以后,他每天起码给我一封信,有时两三封。”老舍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,还在信中说“我是基督徒,满族”,胡絮青回信“没关系,信教自由”。胡絮青说:婚后,老舍可是从来没有作过礼拜,吃饭也不祷告。家里也没有过圣诞树。其间的一封信里,老舍还加寄了一张自己的全身照给胡絮青,并写上“絮青爱存”,落款:舍予,时间是“31,2,20”。

有这张“胡絮青爱存”的照片作证,说明老舍与胡絮青的爱情之树已经从发芽来到了花期,1931年4月初,老舍专程回家,于4日在罗常培等三位媒人的见证下,举行订婚仪式。7月28日暑假期间,两个人在北平结婚,新任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专门到老舍与胡絮青下榻的宾馆祝贺。从认识到走进婚姻殿堂,共是半年多的时间,二人互通信函有100封之多,爱情之火多么炽烈。

婚后一个月,老舍携胡絮青返回济南,老舍继续他的教学、研究、写作。朱经农校长到北京祝贺老舍和胡絮青婚喜时,曾邀请胡絮青与老舍一起到齐大教书,但老舍觉得这样不合适,就动员胡絮青去齐大附属的齐鲁中学教语文,胡絮青愉快地接受老舍的建议,做起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员。

胡絮青在《旧居》一文中说:“婚后,我们一起回到济南,在南新街租了一所小房子,当时的门牌是南新街54号(现为58号),在这里我们住了三年,生下了舒济。”“南新街就在齐鲁大学的北边,是一条有个折弯的南北胡同。我们住的小院子,大门坐东向西,二门内的西、北、东三面有房:紧靠大门洞的门房由老田夫妇住着,西屋两间是大家吃饭的地方,东屋是厨房,厕所在东南的角落里,我和老舍在北房。北方说是三间,实为三间半,西山墙后边还连着一个小暗间,堆放杂物。北房的东边一间半加了隔断,作为卧室,西边一间半是老舍会客和写作的地方。”“往北走不多远就是名闻全国的趵突泉,往南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就到了‘齐大’”。

“当初老舍之所以选定这个地方,就是因为它离学校近,他去上课和学生们有事找他,都方便得多。”“院子不很大,当时种满了花草,盆养的畦栽的都有,还有一棵不算小的紫丁香和一大缸荷花,院子里有一眼水井。一早一晚,老舍自己打水浇花、施肥、捉虫,所以花儿开得很旺盛。每年开春以后,小院里花香不断,五彩缤纷,

吸引着不少朋友来我们家赏花。老舍一生爱交朋友,只要有人来访,他都热情款待,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做他自己的事情。”

在南新街54号,老舍完成了长篇小说《猫城记》《离婚》《牛天赐传》《赶集》中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,如《大悲寺外》《马裤先生》《微神》《开市大吉》《歪毛儿》《柳家大院》《抱孙》《黑白李》《眼镜》《铁牛与病鸭》《也是三角》等,还有发表在《论语》等刊物上的幽默诗文,也多是创作于此。

胡絮青老师在齐大也是一道很美的风景,她每天乘坐包租的洋车往来于南新街54号与位于东门外的齐鲁中学间,风雨无阻。她还用课余时间撰文译稿,其中发表在《齐大月刊》第二卷第四期的新诗翻译《我发明的死》《爱》,署名絮青译,以及第二卷第八期的《几封信》,署名絮青选译,选自克瑞吞牧师(他在牛津受教育,大战时在法国为随营牧师,被飞机落弹炸死,时1918年4月15日)的信,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一些战争场面,文笔生动,读来很有身临其境之感。译者在第六封信的附注中有言:“本来不想译”“但是想到了十九路军在上海”,于是就选译这封信。这是一个视死如归,为胜利而战的人写给母亲的信。战争将使那些自私与野蛮的敌人低头,而使那为自由而受苦者扬眉。

当期,还有署名絮予的一首诗《微笑》,从这两个字看,这首《微笑》无疑是老舍与胡絮青的合体制作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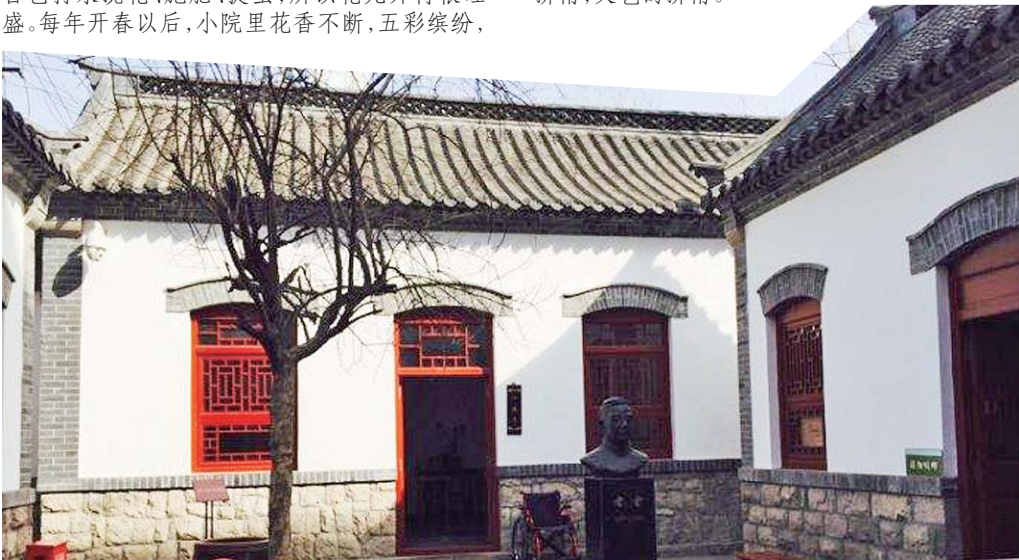
我将怎么得到,
一个钦佩我的微笑;
钦佩里没有情爱的纠缠,
使我自由,并且骄傲?
她永远不因钦佩而微笑,
她不赐给自由,更不许我骄傲,
宇宙缩小的似颗珍珠,
……

胡絮青还翻译了不少英文诗歌,发表在《齐大月刊》上,其中一首《爱》可以看出胡絮青当时幸福与爱的心境。诗曰:

我告诉你什么是爱,
爱是夜里断续的足印,
爱人,没醒,在梦中轻动。
当他轻动着,
足印在夜里走过,和她的一样轻微。
我告诉你什么是爱,
爱是玉石铸成的骄吻,
世上的高歌被唱得唇热,
并且做出些祸害,
但是,这个冷唇不唱。
我告诉您爱作些什么,
人建筑了比比巴伦还大的城,
其中有许多花园,
爱变成奸细,
把城卖给梦的永世仇敌。
在夜里,来自虚假的甜语,
一个妇人的。
我告诉你爱怎样结局,
一声不出,在暗中,爱向心中一刀刺去,
并无伤痕,
好似缓步倾听琴上的一曲,
但是,它并没有弦。
我愿告诉你这些,
我将记起那庄肃的金首,
他的长硕静好的威仪,
和他怎样立着,注视着手中的野黄花
显出快乐的警异。

1933年9月5日,老舍与胡絮青的爱情之花在济南结出硕果,他们的大女儿健康茁壮地降生了,为了纪念女儿的出生,老舍起了个名字叫:舒济。这是老舍和胡絮青在济南最甜蜜的微笑,也是对济南最真挚的爱。

因为老舍,济南很文艺,每到秋天和冬天,都有很多年轻人从各地赶来,与老舍一起“秋山秋水虚幻的吻着”“对,这是张小水墨画,或者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?”对,这就是老舍笔下美的济南,文艺的济南。



老舍济南故居

【故地往事】

“谈父”与成武

□张长国

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国家的君主对于辅佐自己的重要大臣可以尊称为“某父”,如周武王称姜子牙为“尚父”,齐桓公尊管仲为“仲父”,刘禅称诸葛亮为“相父”等,这是因为他们对君主有恩情,好像父亲一样。但在山东省成武县的历史上,却有一个外地人曾被当时的成武人民尊称为“谈父”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

“谈父”本名谈天佑,字正寰,是锦州人,祖籍江南。明初,他的先祖奉命到辽东的广宁戍边,从而落户,世代都是军人。明末清初,清军占领了他的家乡,模仿明朝开科取士,谈天佑参试中了第二名,清太宗亲自召见赏赐了他。后被提拔为济宁兵备道、山东按察司副使,负责辖区的军务,主要是监督地方军队、兵马、钱粮和屯田,维持地方治安等。

清顺治五年(1648年)的农历七月,成武人李化鲸起义,起义军攻克了曹县、成武、定陶、曹州等地后,选定曹县作为根据地。清廷急调兵力会剿,谈天佑奉命率部与起义军作战,起义军寡不敌众,最后退缩曹县。这时,清朝郑亲王济尔哈朗统率由京师南下湖广的军队行至曹州,随即用红衣大炮攻城。十月初四日,城陷,清军“搜剿无遗”,大肆烧杀抢掠,大量无辜民众被害。

接着,清军大军向李化鲸的老家——成武进发,清军认为成武是李化鲸多年盘踞的地方,命令屠城。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到了成武,有了曹县的前车之鉴,成武大哗。署理成武县事的教谕尚自察急忙写了一封为民请命的书信,准备呈交给谈天佑。因为在李化鲸起义攻占成武后,尚自察曾偷偷出城去见与李化鲸作战的谈天佑,汇报城内情况。因知县已死,谈天佑就委派他署理县事。因为有这一面之交,所以尚自察把希望寄托在了谈天佑的身上。书信上午写好后,到了天黑却一直没有人敢去送信,眼看就要大祸临头。这时,邑人潘九万挺身而出,自告奋勇去送信。他们商量后,觉得谈天佑手握重兵,夜里巡逻看门的兵丁不会让自己随便见。有一个曹县姓华的参将在定陶驻军,不如先见华参将。

于是,潘九万连夜出城,因为乱世,路上他遇到了几拨劫道的,报出名字后,都没有为难他。他连夜走了五十里路,赶到了定陶城东门,喊开城门见到了华参将,说明了情况,让他转告谈天佑,请谈天佑趁李化鲸部失败后的时机赶紧到成武镇抚,不要让李化鲸残部再占领成武。华参将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了谈天佑,谈天佑听了非常高兴。这是尚自察的计策,让谈天佑赶紧到成武驻兵维持秩序,是因为他的部队大都是鲁西南人;而清军大部队都是外地人,是屠城的实施者,只要谈天佑的军队驻扎到了成武,说明这里已经不是李化鲸的“贼巢”了,就有可能保全成武。

这时候,邑人孙应丁、陈震也赶来见谈天佑,反复托谈天佑从中求情,谈天佑被他们感动得流泪了,点头答应。这个时候,清军大军已经向成武出发,谈天佑急忙去见济尔哈朗,劝争说:“盘踞成武的是李化鲸,不是老百姓,如今李化鲸的人被杀一半,逃走一半,剩下的都是善良的老百姓。如今,召集安定他们还来不及,岂能随便把他们杀了!”但是,济尔哈朗不听,眼看军队走到了成武县的九女集,离县城只有十多里路了,形势危急。谈天佑又去见济尔哈朗,力争说:“你如果一定要屠城,我现在就辞官回家!即便我得罪了你,我岂能用数万人的生命来升官!”济尔哈朗与谈天佑争论了一阵,也不能说服他。因为谈天佑还带领着四千多兵丁,济尔哈朗不得不考虑他的意见,最后才答应不屠城。

成武一城人的生命因此得以保全。消息传来,成武民众欢呼雀跃,感念谈天佑的恩德,称他为“谈父”,并在县城东门外为他修建了生祠,塑了他的金像来祭拜他,并把他祀入县里的名宦祠。

等到事定后谈天佑从曹县路经成武返回济宁时,史书记载:“所过州里,竟设香灯宝炬,有稽首而戴,攀舆而号,携幼维妇女而送迎者,一二百里间填隘道路,车不能前。”当时,当地民众每年进行的祭祀活动中,都要先祭拜谈天佑,然后才祭拜自己的祖先。曹县、成武等地民众对他的感恩达到了空前的程度。

投稿邮箱:

qlwbrwq@163.com